



Yuan Shi Wu Yu

源氏物语 上

[日本] 紫式部 著 郑民钦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Genji Monogatari

源氏物语 上

[日本] 紫式部 著 郑民钦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序 一

郑民钦先生来访,言其所译《源氏物语》甫告完成。此次翻译所参考的校注、现代文译本有近十种之多,不随意增删,力求贴近原著,准确体现原文风格;在歧义之处,梳理各家之见,择其以为合适者,谨慎斟酌,不敢懈怠。

《源氏物语》成书于日本平安时代中期,乃世界最早之长篇小说,比我国最早之长篇小说《水浒传》早三百年,较《红楼梦》早七百余年,对日本文学影响极大。该书以典雅细腻的笔触刻画光源氏等众多人物形象,展现一幅日本平安中期宫廷贵族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生活画卷,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乃是开辟了日本物语文学的新道路,达到日本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新高峰。

《源氏物语》奠定了日本古典文学的“物哀”审美观。物语之“哀”是以和歌之抒情为基础,然其含义、感受向深广的方向发展。《源氏物语》使用“哀”有一千多处,完成了从“哀”到“物哀”的发展过程。这种依附于“物”的、物化的“哀”形成了那个时代的美学精神,应该说,感物而生情是《源氏物语》的“物哀”审美观,也是物语文学的审美核心。

而这种审美意识又与佛教的无常观密切关联。《源氏物语》中的“无常”大多是由于亲人的去世而觉人生苦短,导致对人生的痛苦、悲哀的无奈和否定,于是佛教的厌世、追求净土便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生命的终结,既是美的毁灭,也是痛苦的消失;厌世是对人生迷恋的拒绝,也是对死的接受,这是寂静之美的具现。作为文学审美的对象,与佛教的“涅槃寂静”的理念是一致的。不过,虽然《源氏物语》浸润着浓厚的佛教色彩,却并没有达到“空”的境界。出家之人也未完全脱俗,其“无常”实质上是说感觉时间变易之迅速,生命短暂,应该珍惜时间。这就与佛教的万物生死、变异无常住性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无常”与“物哀”的结合便成为平安文学的时代审美观。

阅读《源氏物语》,深感其受到白居易诗歌的极大影响。唐代大诗人中,在日本之大受推崇者,缘何并非李白、杜甫,而是白居易,是白诗意境之闲适感伤,抑或观念之空无避世,此中情由,尚需深入研究。然毋庸置疑,《源氏物语》之受中国文学影响,无论在数量和深度上都首推《白氏文集》,尤其《长恨歌》。从整部著作的主题思想及至具体描述,有时摘词引句,有时含蓄暗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长恨”悲剧也许正是紫式部^①之着眼点,但也有注重白诗讽喻作用之观点,见仁见智,可以引起讨论。

《源氏物语》新译本之问世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入研究日本古典文学以及借此

^① 紫式部(约978—约1015),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歌人;她的名著《源氏物语》第四十一回《云隐》暗示源氏之死,有题无文,像一个无字碑,任由后人评说。

反映之日本文化、日本民族性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甚感欣慰。

我以一首《紫式部赞》结束这篇短序:

无常痛感孀居后,
物语入神情意长。
《云隐》无言藏底蕴,
浮舟悲剧断人肠。

林 林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五日

序 二

郑民钦先生经过两年努力翻译的《源氏物语》汉语新版本问世了，可喜可贺！

《源氏物语》有“日本的《红楼梦》”之称誉。事实上，它比《红楼梦》诞生早七个多世纪，是日本也是世界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开辟了日本物语文学的新路，使日本古典写实主义与古典浪漫主义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也就是说，作者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所表现的文学观、美学观是建立在日本古代“真实”（まこと）和“物哀”（もののあわれ）的文学意识和美学意识的基础上的。

首先，紫式部写实的“真实”文学意识的表现内容，是以真实性为中心，如实地描绘了作者所亲自接触到的宫廷生活的现实，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就历史背景来说，书中描写朱雀天皇时代以源氏及左大臣为代表的皇室内戚一派，与弘徽殿及右大臣为代表的皇室外戚一派的政治争斗，弘徽殿一派掌权，源氏一派衰落；相反，冷泉天皇时代，两者倒置，这些都是作者在官中生活耳闻目睹的事实，她描写的素材是真实的，只不过是多采用侧写和暗喻的手法，隐蔽式地表现出来罢了。可以说，《源氏物语》是以这一历史作为背景，它是这一时代的典型的概括。

就人物来说，主人公源氏虽然不是现实生活中原原本本的人物，而是经过艺术塑造，并且理想化了，但如果将这个人物的话，也不完全是虚构的，而是现实存在的人物。紫式部在日记中谈及她所列举的源氏的史实，与藤原道长以及伊周、赖通等人的性格、容姿、言行、境遇，乃至有关事件都十分相似，起码是将这些人物的史实作为重要的辅助素材来加以运用的。正如紫式部所说的，这些“都是真情实事，非世外之谈”。当然，作家在反映现实的时候，一方面确实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诸相，发现了许多不满的现实，尤其是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她又对现实和源氏这个人物，或多或少地持肯定或同情的态度。这正是时代与历史的局限。

其次，紫式部尊重真实的写实性的同时，也重视理想的浪漫性，以浪漫的“物哀”作为审美意识的主体，在《源氏物语》文本中出现一千零四十四次“哀”和十三次“物哀”这个词，体现了作家的美学思想的所在。紫式部将“哀”发展为“物哀”，使这一美学思想更为充实，更为丰富，其思想结构是重层的，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的咏叹上；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哀感。所有“物哀”的感动，都是从心底里将对象作为有价值物而感到或悲哀、惋惜、愤懑，或愉悦、亲爱、同情等纯化了的真实感情。为此，作者前所未有地着力于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挖掘人性深层的真情。

因此，紫式部强调：艺术的根底是“知物哀”，就是“鉴定人心”。正因为如此，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所表现的艺术技巧之一，就是从内面解剖式地描写了源氏

及其他有关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她写人情、人心的“哀”的真实性,是以“知物哀”的心理作为本意的。比如,描写源氏与藤壶之间私通感情之热烈而纤细,私通后他们心理之微妙而复杂,以及朱雀天皇没有怪责他们的行为,反而宽容了他们的罪过,都是以“知物哀”的心理作为基本特征的,即以低调来处理伦理道德的问题。

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运用日本传统美意识的“真实”与“物哀”,不仅在文学上开拓了艺术表现的境界,而且使文学的思想与艺术的统一达到了更高的高度,完成了“真实的”写实性和“物哀”的浪漫性为主体的民族审美体系。不能忽视的是,紫式部依照日本传统文学思想和审美价值来创作《源氏物语》,同时又以“和魂汉才”为指导思想,吸收中国文化思想、文学理念和方法,使“和汉”结合,达到了无间的交融。

这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说,一是接受中国文化思想的浸润,并以日本本土的文化思想作为根基加以吸纳、消化与融合;一是借用中国古籍——从《史记》、《汉书》、《文选》到《白氏文集》、《诗经》、《昭明文选》、《游仙窟》等的史实和典故,尤其是白居易的诗文精神,并把它们结合在故事情节之中。因此,紫式部强调:“凡人总须以学问为本,再具备和魂而见用于世,便是强者。”这里的“学问”是指中国的学问,即“汉才”。由此可见,作者既重视当时的中国典籍,开放性地学习和吸取中国文化和文学思想,又着力根据自己文学创作的需要,慎重地加以选择与扬弃。她对待中国的儒佛文化、文学思想的言志观和彼岸观是如此,对待白居易诗文的讽喻性和感伤性也是如此。

可以说,紫式部在广阔的中日文化空间里,高度洗练地创造了《源氏物语》的世界。它是以日本传统为根基的中日文化和文学交流交融的结晶,是中日文化、文学融合呈现出异彩的先范。

叶渭渠

目录

001	序	一
003	序	二
001	第一回	桐壶
013	第二回	帚木
033	第三回	空蝉
039	第四回	夕颜
062	第五回	若紫
084	第六回	末摘花
100	第七回	红叶贺
116	第八回	花宴
123	第九回	葵上
147	第十回	杨桐
173	第十一回	花散里
176	第十二回	须磨
199	第十三回	明石
219	第十四回	航标
235	第十五回	蓬生
246	第十六回	关屋



目录

249	第十七回	赛画
259	第十八回	松风
270	第十九回	薄云
284	第二十回	朝颜
294	第二十一回	少女
317	第二十二回	玉鬘
335	第二十三回	莺初啼
342	第二十四回	蝴蝶
352	第二十五回	萤
362	第二十六回	常夏
372	第二十七回	篝火
375	第二十八回	狂风
383	第二十九回	行幸
395	第三十回	兰花
403	第三十一回	真木柱
420	第三十二回	梅枝
429	第三十三回	紫藤枝梢叶
441	第三十四回	新菜(上)
480	第三十四回	新菜(下)
517	第三十五回	柏木
532	第三十六回	横笛
539	第三十七回	铃虫
545	第三十八回	夕雾



目
录

573	第三十九回	法事
581	第四十回	方士
593	第四十一回	云隐
594	第四十二回	匂兵部卿亲王
600	第四十三回	红梅
606	第四十四回	竹河
625	第四十五回	桥姬
640	第四十六回	柯树下
656	第四十七回	总角
693	第四十八回	早蕨
702	第四十九回	寄生木
740	第五十回	东屋
766	第五十一回	浮舟
796	第五十二回	蜉蝣
819	第五十三回	习作
847	第五十四回	梦浮桥
853	译后记	





第一回 桐壶^①

昔时某天皇时代,后宫女御、更衣^②等妃嫔众多。其中一更衣,出身并非十分高贵,^③却深蒙天皇宠爱。先前入宫的几位妃子,自恃出身高贵,以为恩宠非己莫属,却见皇上独宠这位更衣,便心生嫉妒,诋毁中伤。与她地位相同,或者家庭出身比她低微的更衣自知无力争宠,更是忧怨抱恨。这位更衣朝夕侍候皇上,夜夜侍寝,其他妃嫔耳闻目睹,不禁妒火中烧,群起而攻之。大概是积怨太深的缘故,这位更衣忧戚寡欢,心绪郁结,终于成疾,遂经常回娘家调养。皇上见此,越发舍不得,更是怜爱,宠幸有加。纵然众高官非议,皇上不以为然,依然一味钟情娇纵。这种做法不能垂范于世。

朝中高官大臣无可奈何,侧目而视,私下议论道:“如此专宠,实难容忍。唐朝亦皆因此事,终酿成天下大乱。”内宫之事,很快传遍民间,百姓怨声沸腾,对这位更衣忧惧怨恨,以为将来难免发生杨贵妃那样的祸害。更衣身处此境,痛苦不堪,只是依赖皇上对自己的宠爱,在宫中谨慎度日。

这更衣的父亲官至大纳言^④,已经去世,母亲为大纳言正夫人,也是出身名门望族,看到人家闺女双亲俱全,荣华富贵,便一心指望自己的女儿不能逊色,于是每逢参加礼仪典式,总要悉心准备,以不失体面。只可惜时过境迁,朝中无重臣庇护自己,倘有万一,发生意外之事,势必孤立无助,想来不免心神不安。

也许是前世缘深的缘故吧,这更衣生下一个冰清玉洁、绝妙无双的皇子。天皇得知后,急欲相见,赶快叫人抱进宫来,果然面目清秀,十分可爱。

太子是右大臣之女弘徽殿女御所生,也有母家外戚重臣的背景,自然成为储君,备受世人尊敬爱戴。但是因为他的相貌不如这小皇子清秀俊美,所以皇上对他只是作为长子、即未来的皇太子身份予以珍爱,而对于小皇子,却如私人秘宝,视若掌上明珠,无比宠爱。

小皇子的母亲是更衣,按其身份,原本就无须像普通朝廷女官那样服侍皇上日常起居,但由于集宠爱于一身,而且本人品格高贵典雅,皇上不顾众议,一味将其置

① 本回写源氏从出生到十二岁之事。

② 妃嫔中女御地位最高,依次为更衣、尚侍、典侍、掌侍、命妇等。延喜时代,女御五人,更衣十九人。

③ 女御一般为内亲王、亲王、摄关、大臣的女儿,更衣一般为纳言等家庭出身的女儿。

④ 大纳言,律令制下,太政官的次官,仅次于右大臣。

于身边，每逢管弦之乐等盛会，也总是首先宣她进殿。有时侍寝，早上晚起，皇上不让她回自己的宫室去，因此白天也侍奉左右。如此日夜服侍，不合其更衣身份，显得稍低一些。但自从生下皇子以后，皇上对她明显越发看重，这使得大皇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心生疑虑，担心有朝一日说不定皇上会把这个小皇子立为太子。

弘徽殿女御最早进宫，况且生男育女，自然深得皇上宠爱，其他妃子莫与能比。皇上也唯对她的苦恼怨言于心不安，不敢漠然置之。

更衣虽然深受皇恩，但宫中对她贬损者、刁难者甚多。她身体衰弱，又无强大的外戚背景，皇上越是宠爱，她越苦闷惊惧。

更衣居住的宫院叫桐壶。要前往皇上居住的清凉殿，必须穿过其他几位女御、更衣宫院外面的走廊。她不断来来去去，众妃嫔看在眼里，嫉妒生怨，也是情有可原。有时更衣应召过往十分频繁的时候，她们故意使坏，在板桥^①、走廊上放些污秽的东西，把前来接送桐壶更衣的宫女的衣裙弄脏。有时她们互相串通，把更衣必经之路走廊的门上锁，不让经过，恶意为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使得桐壶更衣蒙羞含辱，痛苦不堪。皇上闻之，对桐壶更衣更加怜爱，便让住在清凉殿后面后凉殿的更衣搬到别处，把这间房作为桐壶更衣上殿时的休息室。那个被迫搬走的更衣对桐壶更衣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小皇子三岁时，举行穿裤裙仪式。^②其盛大隆重的排场绝不亚于大皇子当年，所需物品尽出自内藏寮^③和纳殿^④，极尽铺张豪华。这自然引起世人的责难，不过看到小皇子出落得如此可爱俊丽，眉清目秀，风仪秀整，众人皆惊，以为世间无双，于是嫉妒之声渐消。连那些见多识广者也对他的美貌瞠目结舌，大为惊叹：“竟有如此玉人降临人间！”

这一年夏天，不料御息所^⑤桐壶更衣觉得身体不适，便想乞假回娘家休养，未获皇上恩准。她平时就多病，皇上已经习惯，所以不大在意，说道：“就在宫里休养一段时间，看情形再说吧。”但更衣病情日益严重，不过五六天的时间，身体已极度衰弱。更衣的母亲向皇上哭诉乞假回家，方获恩准。然而，不知什么神差鬼使，更衣竟然决定把小皇子留在宫中，自己独自悄然离去。皇上见事已如此，不再挽留，却又碍于身份，不能亲送出宫，心中无限凄凉。更衣本是花容月貌，如今面黄肌瘦，与皇上临别之际，柔肠百转，却默默无言。皇上见其奄奄一息，顿觉前世来生一片渺茫，双眼垂泪，回忆前情，重申盟誓。但更衣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两眼无神，四肢瘫软，昏昏沉沉地躺着。皇上觉得大势已去，遂出去下旨以辇车送其出宫，但当他回到更衣的卧室里后，又改变主意，不让她出宫。

他对更衣说道：“你我已经盟誓，大限到时，双双同行。现在你不会舍我独去吧。”

更衣闻此，深感皇上情重如山，无限凄迷，看着皇上，断断续续吟咏道：

- ① 板桥，从走廊到院子搭的木板桥，可随时拆除。
- ② 儿童第一次穿裤裙的仪式。初为三岁，后也可在五岁、七岁举行。
- ③ 内藏寮，保管财宝的机构，由中务省管辖。
- ④ 纳殿，收藏保管历代宫廷用品以及各诸侯国进贡物品的地方。
- ⑤ 御息所，对皇上特别宠爱的女御、更衣或者生男育女的女御、更衣的称呼。

大限终临悲长别，
身虽恋世命愿去。

吟毕，接着说道“早知今日……”无奈上气不接下气，虽然似乎还有话要说，但已经力竭气衰，痛苦不堪。皇上意欲留她在身边，观其病状，但此时左右奏道：“那边的祈祷今日开始，高僧也已约请，定于今晚开始……”催促更衣动身。皇上无奈，依依不舍，但也只好同意更衣出宫回娘家去。

更衣出宫以后，皇上悲痛难当，无法入睡，只觉长夜漫漫，忧心如焚。派去探询情况的使者也迟迟未归，皇上更是坐立不安。

再说使者来到更衣娘家，只听见里面一片悲恸痛哭之声，家人告诉他：“夜半过后就去世了。”使者垂头丧气，急忙奔回宫中，禀奏皇上。

皇上闻之，心如刀绞，独闭一室，枯坐无言，神情恍惚。

小皇子天真可爱，虽欲留在身边，但母亲死后服丧期间依然留在宫中，古无先例，只得让他回到外家。然小皇子年幼无知，看见宫女伤心哭泣、父皇泪流满面，只觉得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寻常父母子女的别离就已是悲伤之事，更何况如今的生离死别！

然而，不论多么悲伤，终归要按照丧礼进行火葬。更衣之母泣不成声，哀号道：“让我和女儿一起化作灰烟吧！”她迫切希望，终于勉强乘上送丧侍女的车子，一同来到爱宕火葬场，看到庄严肃穆的送葬会场，她肝肠寸断，说道：“看此遗骸，总觉得她还活着，只有真正看见她化为灰烟，我才相信她真的已经离开人世了。”话虽显得理智，心却悲切难耐，差一点从车上跌落下来，幸亏众侍女相扶。侍女们说“早就担心会这个样子”。

这时，宫中派遣的钦差来到火葬场，宣读圣旨：追赠更衣三位。^① 这道圣旨又让更衣之母悲从心来。皇上在桐壶更衣生前未能擢升其为女御，甚觉抱歉，所以在她死后追赠爵位。这追封又引起后宫的嫉恨。然而，明辨事理者都认为，桐壶更衣容貌姣美，风清雅致，心地善良，性格温和，无可指责。只因宠爱一身，以致遭人嫉妒怨恨。如今更衣已成故人，天皇身边的女官们回想她人品优秀，温厚仁爱，都不胜惋惜。“生前觉可恨，死后犹思念。”这首古歌吟咏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境吧。

宠妃死后，每逢七七法事，皇上都要派人前往吊唁，抚慰优厚。不觉光阴荏苒，皇上无限寂寞，悲情不减，绝不宣召别的女御、更衣侍寝，朝夕以泪洗面。身边侍臣见此光景，也都心酸忧伤，泪眼悲秋。只是弘徽殿女御等人依然对桐壶更衣怀恨在心，她们说道：“人都死了，还这么教人不痛快，这样的宠爱也太少见了。”虽然有大皇子在自己身边，但皇上对小皇子一直难以忘怀，时常派亲信女官以及孩子的乳母前去外家探询小皇子的近况。

深秋时节，一日黄昏，朔风骤起，寒气袭人。皇上追昔抚今，倍觉思念，遂派初负命妇^②去外家探望。桂月初上，夜色优美，命妇驱车前去。命妇去后，皇上望月

① 更衣多为五位，少有四位，极个别的升为三位，与女御同级。女御相当于三位。

② 卫门府负责警卫皇宫外门，其长官称督，次官称佐。卫门府又称初负司，其佐也称初负佐。命妇是五位以上女官的称呼。初负命妇，以其父亲或丈夫的官职冠以前头的命妇。



凝神,陷入沉思。先前如此月夜良宵,多有丝竹管弦之乐,更衣则纤手弹琴,金声玉振,时而酬和吟诗,胜人一筹。其音容笑貌,宛若浮现眼前,幻影萦绕,不肯离去。但是,幻影即使再逼真,也终究是幻影,不如现实之瞬间。

初负命妇抵达外家,车入门内,就看到景象凄凉。大纳言去世之后,这宅院由其遗孀居住,女儿在世时,还经常维修,维持门面。爱女一去,母亲日夜伤心,悲哀啜泣,无心修整,因此庭院野草荒芜,树叶凋零,兼之秋风萧瑟,更显得冷清萧索。唯有那一轮秋月,透过茂密的杂草,把月光照射进正屋里。

命妇在正殿的南面下车,驱入宅内,会见母君,悲从中来,一时哽咽无语。良久,母君方开口道:“妾身苟且,薄命偷生于世。诚蒙圣虑,有劳大驾,冒霜犯露,賁临蓬门,不胜惭愧之至。”言毕,潜然泪下。命妇答道:“前日典侍来此,回宫后稟奏皇上,言此间景象令人伤心,肝肠痛断。我等愚钝之人,今亲眼目睹,亦觉不胜凄楚。”片刻,命妇乃传达圣旨:“皇上说:‘当初时常如觉梦中,现虽逐渐平静下来,却仍无法从梦中醒来。不知如何是好,无人可以与闻。为此,拟请太君秘来宫中一行,不知可否?且长期未见小皇子,甚为挂念。他终日身处依然悲痛伤心的众人之中,亦觉可怜,故着其早日回宫,亦请太君前来为盼。’皇上说这番话时,唏嘘涕泣,断断续续,而且还深恐别人说他懦弱,不得不多方注意,见此情景,实为难受。因此未及听完,便告辞退出。”命妇言毕,便呈上皇上手书。母君说道:“近来终日流泪,老眼昏花,今蒙圣言宸翰,顿生光辉。”便展书拜读:

本思时光流逝,悲伤随之渐减,不意哀切之情与日月俱增,真乃无奈。幼子近日如何?想念殊深。此子无缘由双亲共同抚养,实为憾事。今请视此子为亡人之遗念,偕同进宫,托与照料。

宸翰情辞恳切,还附有和歌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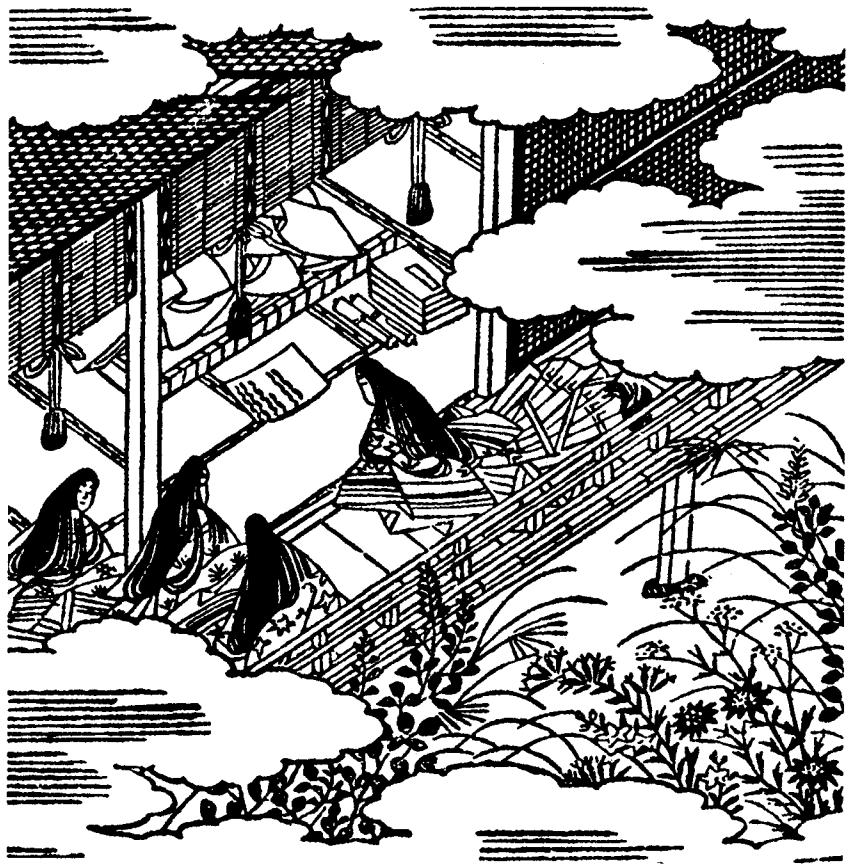
宫城野上闻秋风,
唯思凝露胡枝子。^①

母君泪如泉涌,泪眼模糊,未能细读。顷刻,她说道:“妾身苟活至今,何等痛苦,竟连高砂之松亦觉意外,^②实感羞愧。九重宫阙,岂敢妄想?屡蒙圣恩,诚惶诚恐,铭感于衷,然实不敢从命。唯见小皇子虽然年幼,却十分聪颖,谅思念父皇,近日似有急欲进宫之状。妾身知其情堪悯,此事恳请代为启奏。妾身薄命,亡夫丧女,不祥之地,岂能留小皇子久居,恐悚不安……”

这时小皇子已经睡觉。命妇说道:“本应拜见小皇子,将详情稟奏皇上。但皇上候我回音,不敢迟归。”言毕,急欲告辞。

① 宫城野,地名,今仙台市郊外,是著名的胡枝子观赏地。这首和歌采用比喻的手法,以“宫城野”比喻宫中,“胡枝子”比喻小皇子,“露珠”比喻泪水。听见秋风吹过宫城野的声音,首先就会想到胡枝子的枝头上会凝结露珠,在宫中一想起小皇子,就不禁潸然泪下。

② 高砂之松,比喻长寿之物,意为自己居然活到今天,连长寿的松树都觉得意外,实在羞愧。



母君道：“近日悼念亡女，心情忧伤，郁结难解，欲想与知己款诉衷曲，期以略宽愁怀。公务之余，倘有闲暇，还望惠顾，翘首企盼。回想近年每次晤面，总为喜庆之事，然此次特为传递此可悲之书简而来，实非我望。只缘妾身命蹇运乖，多灾多难。愚女出生时，即对其寄予厚望，期能增辉门楣。先夫弥留之际，犹一再叮嘱：‘务必实现将此女送入宫中奉仕之愿望，切勿因我去世而颓然弃之。’我虽也以为家无有力靠山，入宫后恐反使其遭受不幸。然先夫遗嘱，只得如此。不意入宫之后深受皇上宠幸，怜爱有加，诚感受之有愧。然引起众人嫉妒，愚女虽备受不近人情之屈辱，依然忍辱交往。不料众妃嫉恨日重，伤人之事也逐渐增多，终于使其凄惨夭亡。昔日之事，不堪回首，皇恩深重，反遭其累——只因思女心切，故吐此等话语，一派胡言，尚请鉴谅。”母君心酸哽咽，泣不成声，不能尽言。

此时已是更深。命妇答道：“其实皇上也是这般想法。他说：‘我虽真心爱她，但如此过分，招致他人惊愕，反而注定这段姻缘不能长久。现在想来，原来竟是一段伤心恶缘。我相信自己绝对没有做过招人怨恨之事，却因此人，无端遭受众人怨恨，最终又见弃于心爱之人，惨切忧心，无以自慰，人也变得孤僻起来。这难道就是前世孽缘吗？’皇上经常这样唉声叹气，郁郁不欢。”命妇似也难尽其意，乃含泪道：

“已是深夜，今晚必须回宫禀奏。”便急忙准备动身。

此时，明月西斜，夜空清澈如水，寒风习习，秋虫唧唧，顿生凄凉，催人泪下。命妇不忍就此离去，登车之际，吟歌一首：

纵如秋虫放声泣，
长夜已尽泪未干。

母君答歌一首，让侍女转告。此歌包含对来访的抱怨之情：

寒舍唯有秋虫闹，
白茅添露云上人。^①

因在服丧期间，不宜赠送风流情趣之礼物，便将更衣的遗物衣衫一套、梳具一盒送给命妇，以作纪念。

伴随小皇子来到外家的众年轻侍女对更衣之死感到悲伤，自不待言，但她们已经住惯宫中，觉得此间寂寞凄凉，想念皇上，劝说母君尽快把小皇子送回宫中。母君认为自己乃不幸之身，倘若与小皇子一同进宫，势必又要遭人责难，但如看不到小皇子，哪怕只是一时，也痛苦难忍。所以，小皇子回宫之事，一时难以决断。

命妇回宫，见皇上仍未就寝，不禁怜悯情生。清凉殿庭院里秋花盛开，秋草茂盛，皇上装作观赏花草的样子，正和四五个文静优雅的女侍低声闲谈。最近皇上朝夕披览的是《长根歌》长卷画册。这本画册由亭子院^②绘画，配有伊势^③、纪贯之^④创作的和歌和汉诗。日间交谈，也常涉及此类话题。

皇上见命妇回来，便仔细询问更衣娘家的情况。命妇便将所见之凄凉景象低声禀报。皇上览阅母君复函，只见其中写道：“辱承垂慰，不胜惶恐之至，殆几无地自容。然虽圣恩宽厚，于愚妾徒感悲伤，心乱如麻。

佳阴已凋残，
无以挡狂风。
可怜胡枝子，
此心不安宁。”^⑤

① 这首和歌的大意是：寒舍一无所有，唯有悲伤之情，还有嘈杂的秋虫的鸣叫。宫中使者的到来，仿佛在院落里丛生的白茅上增添一层寒露。“云上人”，指皇宫里的人。女儿死后，家里笼罩着悲哀的气氛，而宫中使者的到来，反而增加了伤感的情绪，所以产生抱怨之情。

② 亭子院(867—931)，即宇多法皇。第五十九代日本天皇。

③ 伊势(?—约939)，平安中期的歌人，三十六歌仙之一。伊势守藤原继荫之女，与宇多天皇生有一子。著有《伊势集》。

④ 纪贯之(约868—约945)，平安前期的歌人、歌学者，三十六歌仙之一。曾仕于醍醐、朱雀天皇。与纪友则等编撰《古今和歌集》。著有《贯之集》、《土佐日记》等。

⑤ 此歌以“佳阴”比喻亡故的更衣，以“胡枝子”比喻小皇子。遮风挡雨的更衣已经死去，剩下可怜年幼的小皇子无人保护，只有自己为他操心。更衣之母在这里只强调自己对小皇子的照管，没有提到皇上，所以皇上以为“失言”。

此歌虽有失言之处，但皇上以为是过于悲伤、心迷意乱之作，并未见怪。皇上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悲哀神情，极力忍耐，但终于无法忍耐，还是流露了出来。甚至初见更衣时的情景也浮现眼前，以后万般恩爱时光，思之不禁黯然神伤。当时如影随形，不能须臾分开。如今形影相吊，孤寂一人，自己都觉得可怜凄凉。于是，皇上说道：“太君不辞辛劳，执行大纳言遗愿，遣女进宫。我本应更加优厚更衣，以报答其双亲之美意，虽有此意，却未能实现。今香消玉殒，言之何益？”皇上表现出对母君的深切同情，接着又说：“更衣虽去，却生有一子。且待他成就来日，太君定可享福，但愿其健康长寿。”

命妇将母君所赠之物呈请皇上御览，皇上心想，这要是临邛道士探得亡者居处而得到的证物钿合金钗，^①那该多好……可是，此等空想，也是惘然。便吟歌道：

愿得鸿都客，
寻觅香殒处。
纵然相传闻，
亦知魂何住。

皇上观览《长恨歌》画册，总觉得无论多么出色的绘画高手，其笔力也有限，杨贵妃的容貌缺乏生动的情趣。“太液芙蓉未央柳”，^②杨贵妃身着唐装，虽然婀娜多姿，华美艳丽，但皇上想起更衣生前温柔妩媚、千种风情，觉得任何花鸟色泽和美声妙音都无法相比。先前朝夕相处，盟誓“比翼连理”，^③如今镜花水月，春梦成空。命该如此，抱恨终天。风声虫鸣，听来皆催动哀思，而久不上殿参谒的弘徽殿女御偏偏今晚深夜赏玩月色，演奏丝竹。皇上闻之，心里很不痛快。身边的那些殿上官员以及女侍，目睹皇上近日面容忧愁，也都觉得弘徽殿女御未免过分。弘徽殿女御任性固执，意气用事，全不将皇上悲悼更衣之事放在眼里，我行我素，所以今夜故作此举。

此时，月色西沉。皇上吟歌一首：

官里望秋月，
泪眼月朦胧。
白茅覆荒宅，
月色何明亮？

皇上心中还在挂念更衣娘家的景象，挑尽残灯，枯坐无寐，凝神遐思。只听见

① 白居易《长恨歌》：“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② 白居易《长恨歌》：“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③ 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右近卫府的值班警卫正在唱名,知道应是丑时。^①皇上担心在殿内时间太久,引人注意,便进入寝室,却辗转难以入眠。翌日起床之后,忆起“朱帘锦帐不觉晓”^②之昔日情景,实在怠惰,懒理朝政。皇上食欲不振,早餐勉强举筷,应景而已。午餐御膳,不思饮食。侍候御膳者,见此光景,无不忧愁叹息。所有身边侍臣,不分男女,皆心急如焚,哀叹“束手无策”。他们私下议论道:“皇上和桐壶更衣定是前世宿缘,当时更衣招致后宫嫉恨,受到众人诋毁,皇上一概置之不理。凡有关更衣之事,苟徇私情,有失道理。如今更衣虽死,却如此伤感悲切,不能自拔,耽误朝政。这个样子太不应该了。”有的还引用唐玄宗等外国朝廷的史实作为事例,悄悄议论,唉声叹气。

过了一些时日,小皇子回到宫里。他长得越发英俊,一表人才,仿若天仙,令皇上惊愕不已。翌年春天,就要册立太子。皇上意在小皇子,但由于他的外祖父大纳言已经去世,没有坚强的后盾,而且担心世人也不赞成废长立幼的做法,深恐如果立其为太子反而危及他的将来,终于打消这个念头,不露任何声色,扶植大皇子为太子。于是,世人议论道:“皇上如此钟爱小皇子,却未立其为太子,可见情亦有度。”大皇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自然也放下心来。

此后,小皇子的外祖母依然一直悲伤哀切,无以自慰。她求神拜佛,一心祈祷往生更衣所在的净土世界。不久,果然魂归西天。皇上闻之,又无限悲戚。此时小皇子已经六岁,开始懂事,知道外祖母死去,涕泣怀思。外祖母病笃之际,反复念叨自己多年亲手抚育照料的年幼小皇子,感情深厚,如今即将永诀,不胜悲戚。

此后,小皇子就居住在宫里。七岁那年,举行读书仪式,^③开始功课。他秀外慧中,天资聪颖。这反倒引起皇上担忧,说道:“如今谁对小皇子都无怨无仇吧。他年幼丧母,就凭这一点,大家也应该疼爱他。”皇上驾临弘徽殿的时候,也时常带着他,并且让他进入垂挂朱帘的内室。这小皇子长得眉清目秀,俊美可爱,就是那些粗鲁冷酷的武夫或者仇人,见了他也会情不自禁地眉开眼笑。弘徽殿女御对小皇子也逐渐疼爱起来。这弘徽殿女御除了太子之外,还生有两个皇女,不过她们的相貌都无法与小皇子相比。其他妃嫔对小皇子也不遮头蔽脸,无所避讳,^④只觉得这小孩相貌清秀,风仪含羞,备感可亲,喜欢与他一起游玩,却又保持一定之度。至于学问,^⑤自不待言,尤其精通音乐,抚琴吹笛,在宫里备受赞誉。小皇子多才多艺,倘若一一列举出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时,朝鲜派使臣前来朝觐,其中有一个高明的相士。皇上知道后,想让他给小皇子看相,但从宇多天皇开始定下规矩,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宫内。^⑥无奈之下,皇上只好让小皇子冒充他的保护人的右大弁的儿子,由右大弁带着偷偷前往朝鲜

① 左右近卫府在宫中轮流值班值夜,每天晚上一定时刻在泷口阵这个地方奏告姓名。右近卫官从丑时一刻(夜间一点)至卯时一刻(早晨五点)值班。

② 伊势和歌《题亭子院长恨歌之屏风》:“朱帘锦帐不觉晓,长忆梦里不相见。”

③ 天皇、皇太子、亲王、皇子第一次正式读书举行的仪式。

④ 当时习惯,女性不能让男性看见自己的脸,但因为小皇子年幼,所以不在乎。

⑤ 学问,一般指汉诗、汉文。

⑥ 《宽平御遗戒》:“外藩之人,必可召见,在帘中见之,不可直对耳。”